

黑土地^{上的} 水利人

黑龙江省水利厅 编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www.waterpub.com.cn

黑土地的 水利人

黑龙江省水利厅 编

内 容 提 要

本书用饱蘸情感的笔墨,朴实无华的文字记述了36位水利人把青春和生命献给水利事业的感人事迹。从不同侧面展示了黑土地的水利人“献身、负责、求实”的行业精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土地的水利人/黑龙江省水利厅编. —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0.6

ISBN 7-5084-0393-2

I. 黑... II. 黑... III. 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61621号

书 名	黑土地的水利人
作 者	黑龙江省水利厅 编
出版、发行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北京市三里河路6号 100044) 网址: www.waterpub.com.cn E-mail: sale@waterpub.com.cn 电话: (010) 63202266 (总机)、68331835 (发行部)
经 售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
印 刷	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印刷厂
规 格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75印张 292千字
版 次	2000年6月第一版 2000年6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 数	0001—5120册
定 价	29.00元

凡购买我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的,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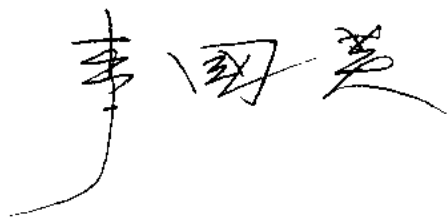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黑龙江水利事业的发展史，记载着一代又一代黑土地上水利人执着的追求和不懈的奋斗。

《黑土地的水利人》把目光关注到那些长年累月在艰苦的环境中和平凡的岗位上做出非凡业绩的人们，用饱蘸情感的笔墨，记述了 36 位水利人的事迹。正是这些普普通通的水利人，把汗水和心血融入了黑土地上奔腾不息的江河，把青春和生命铸进了龙江水利事业的基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水利行业“献身、负责、求实”精神的深刻内涵。读来感人至深、激人奋进。

我坚信，无论时代怎样发展，无论观念如何更新，作为承载水利大业的“献身、负责、求实”精神将会恒久不变。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筑起永不溃垮的无形堤坝。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李刚' (Li Gang), with a long horizontal stroke extending to the left.

2000 年 4 月 28 日于哈尔滨

目 录

序

生命真谛

- | | | | |
|----|--------------|-----|-----|
| 3 | 山之子 水之魂 | 刁政权 | |
| 20 | 一个普通水利人的生命历程 | 刘惠玲 | 刘 冰 |
| 27 | 魂归江河 | 张国英 | |
| 37 | 克山有“虎”——杨永学 | 刘惠玲 | |
| 49 | 壮歌一曲 | 朱永华 | 郭春富 |
| 58 | 生命在闪光中永恒 | 刘 颖 | 卢 颖 |

岁月回眸

- | | | | |
|-----|-----------|-----|-----|
| 69 | 从黄土高原到黑土地 | 刘 冰 | |
| 81 | 治水“痴人” | 王小平 | |
| 93 | 别拉洪岁月 | 哲世学 | |
| 109 | 播种希望的人 | 马颖卓 | 纪 逗 |

公仆风范

- | | | | |
|-----|----------|-----|--|
| 121 | 一片真情 | 侯兴华 | |
| 133 | 为了大地的丰收 | 范广宇 | |
| 141 | 感知水利 | 刘惠玲 | |
| 155 | 求索 | 唐 平 | |
| 166 | 青春在奉献中闪光 | 杨春喜 | |

精彩人生

177	三江白帆	王声春	蒋长庆
185	生命之源	彭 勇	周晓飞
194	风华风火竞风流	文 涛	
202	北国儿女的冰雪情怀	田熹东	

感受平凡

211	瞬间的“艺术”永恒的旋律	庾宏强	董桂珍
221	本色	彭 勇	周晓飞
232	平实人生	曲士聃	
238	足迹	纪广国	

尽显风流

247	兴安深处水文人	李香兰	焦立学
256	解读自信	刘惠玲	
272	让每一天都是新的	唐 平	
282	风雨勘测路	欣 静	
290	开拓者的足音	李方石	刘利峰
305	平原一座峰	卢春雁	邹志领
312	“岗子”当经理	侯兴华	
322	一个站长的故事	姜伟华	
330	坚韧不渝苦追求	哲世学	
339	边塞小镇曹雪峰	冯建维	
347	无悔的追求	周 峰	
355	路在延伸	秦 咏	
362	甘把汗水洒边疆	朱永华	郭 利
370	后记		

生命
真谛

山之子 水之魂

刁政权

一位老人用颤抖的手，把那枚抚摸过千百遍的金质奖章交给病榻前的男孩儿：“孙子，你要记住这金牌的精神，那是爷爷一生事业的见证。”

这个场面好像在哪个电影里见过，或许是 20 世纪 30 年代的故事吧？

不，这不是电影，更不是故事，它就发生在 1998 年 6 月的一个水文人家中。

金牌的故事

1984 年 12 月，北京。

波音 707 飞机呼啸着，降落在机场跑道上。他随着乘客们鱼贯走出舱门。冬日里的艳阳，照耀着平坦的柏油路和两侧的楼群。踏上北京的地面，呼吸着微凉的空气，视野中和心田里都有一种开阔和新鲜感。

全国水电系统劳模表彰奖励大会即将召开，他是作为特等劳模代表而来的。召开主席团预备会议那天，水电部部长钱正英等领导同志来到会场。钱部长在人群里问道：“黑龙江的李福田来

“没有？”“来了。”他被人们推到前面，钱部长紧紧握着他的手说：“老李，你在深山荒野里奋斗了那么多年，在洪水中舍身救群众，你为人民立了功啊！”

他憨笑着，望着钱部长和许多注视着他的人，一时有些紧张，只顾憨笑，不知该说点什么。

迈上庄严的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他心中仍然带着一丝惴惴不安。在偏僻的山区生活工作了几十年，何时曾奢望过在这样隆重神圣的会场接受荣誉？一双脚走惯了山路和荒原曲径，如今，难免有些紧张。在掌声中他拙笨地走上了那铺着鲜红地毯的主席台……

他在会上获得了水电部颁发的一枚金质奖章和 2000 元奖金。

他在麦克风前讲述祖国北方的那片荒凉而又富足的山林和土地，讲述一个水文工作者、一个普通人的经历。

他在会场休息时被记者团团围住，他告诉记者，如果说在北国的边远山区，为水文事业做出了一点贡献的话，是因为，他深深地爱着那片土地……

来自异乡的山民

小兴安岭，依勒乎里山脉，群峰连绵起伏，茂密的森林如绿海在山峦之间滚荡着葱茏苍翠的波涛，桦树林、白杨林、落叶松林，一片挨着一片。布谷鸟、叫天子、山莺……在枝头竞相鸣啭。弯弯曲曲的山路一侧，一条清澈透底的小溪蜿蜒流下，像飘展的绸带，绕过山腰的一幢小茅屋，一直飘到嫩江岸边。

1956 年，冬天格外得冷。李福田刚刚从长春一所中专学校毕业，与三名同学一起分到黑龙江山区搞水文勘测。他们坐着马车进山村，越走越显得空旷、偏僻、荒凉，有两名同学在半路上悄悄溜了。只剩下他和同班的杨姓同学，跟随着向导，踏着厚厚的积雪进入荒山深处。

“看吧，那就是石灰窑水文站！”向导手指着不远处的山腰。那里有一座孤零零的草房，靠着凸起的石砬子，一条狭窄的石路，弯弯曲曲坠下来。

四野没有人烟，荒凉瘠人。小屋里一盆炭火放在地中间，他和杨相对而坐，各自沉默着想心事。屋外肆虐的西北风嘶叫着，敲打撞击着小屋的门窗。

“这鬼地方，真绝了！唉！”杨长叹一声：“没想到苦读几年书，落到这个荒山沟里，窝囊啊！”

李福田却一直沉默着。初来乍到，他心中有一种复杂的感情，一时理不出头绪。艰苦么？在学校时他是团干部，毕业前曾带头表示要到艰苦的地方去，路不是自己选择的吗？理想曾是多么瑰丽，而现实又是这般严峻，这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不禁有些茫然了……

两人躺在土炕上，一时睡不着。寂静的夜里不时传来野兽的嗥叫，使人心中一阵阵发怵。杨悄声说：“福田，这几天我受不了，咱先呆几天，然后想招儿走人吧，大城市进不去，奔个县城也行啊。我有个舅舅在长春大机关里，咱哥俩往长春调动调动吧……”他用胳膊肘捅捅老同学，李福田却翻了个身，打起了呼噜。

睡到半夜，忽然被一阵“嘭、嘭、嘭”的敲门声惊醒了。李福田迷迷糊糊地爬起来，看见老站长已坐在炕头，正凝神地听着动静，向他点头，示意先不要开门。“嘭、嘭……”敲门声越来越大。老站长摆着手，让李福田他俩穿好衣服，然后扒着窗户向外瞅瞅，拿来猎枪把门拉开，只见一只黑熊站在门口，两个年轻人吓得差点瘫倒在地上。“砰！砰！”老站长的枪响了，受了伤的黑熊哀叫着逃走了……

这一夜给李福田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拉开了他深山生活的序幕。后来，同学杨不辞而别了。他却成为深山荒野里唯一的年

轻的居民。站在高高的山顶，遥望几十里不见一座村庄——方圆六十里没有人烟！他还是决心留下来了，决心将男子汉的雄心和体魄一同奉献给山区、奉献给水文事业。

每天，他要几次定时到嫩江水流中测量水位、流量……盛夏，密林里洒下他滚热的汗滴；寒冬，积雪中印下他深深的足迹。老站长退休后，他一度成为水文站小草房的唯一主人。他也是草密林深的大山里唯一有理智、有思维的生命。他是孤单的，却深深理解了生命的意义。在开荒的田垅里有他寄托的向往；路边的树，飞翔的鸟儿，成了他抒发心曲的伙伴……

开花结果的青春之树

山里有一种随处可见的树，叫水曲柳。它袅娜多姿，生命力极强。飞扬的柳絮无论被风吹到山崖边或河畔，总能够扎根生长。山里还有一种果实最丰盈的树——山核桃。用不着到秋天，只在夏季一摇动树干，核桃便似急雨一般坠落。山脚那棵高大的山核桃树下，还埋藏着李福田一段甜蜜的往事呢。

1959年，李福田第一次回长春探亲。他已接近而立之年，该考虑一下终身大事了。自从水文站新来了两名同志，连续两年的新春佳节，他都把假期让给新同志，自己一直守在深山里。同志们一再催促他，年迈的老母亲多次来信责备，他才匆匆赶赴长春。在长春，有一位只通过信而没见过面的姑娘在等着他哩……

朴实的爱情，凝结着两人的互相信任。李福田和这位姑娘早已相互了解，在一块相处，更加深了依恋之情，他们结婚了。妻子在长春地毯厂工作，她劝李福田留在长春，亲戚朋友愿意帮助他调动工作，可李福田的心牵挂着深山里的水文事业。

“长春是不错，山里也需要人哪，我刚熟悉了工作和那地方的情况，怎么能走啊。我看，过些时候你也搬进山里住吧。”妻子和亲朋好友没有劝住他，他却开始做妻子的工作了。

新婚燕尔，蜜月刚过，李福田便赶回山里。过了半年，鸿雁传书，妻子终于被他说服了，决定放弃城市生活，来到了山中。

他们在山脚下盖起一座小房。这山岭上真正开始有了一户人家。他们在后院，种了一棵山核桃树。李福田说：“核桃树枝壮叶密，结果多，象征着山里人的爱情。”

白天，李福田到江边测量水情，妻子在开垦出的田地里忙碌；傍晚，小两口坐在核桃树下，一边敲击山核桃，一边讲述着各自童年的趣事。一天，妻子告诉他，他们的爱情之树，要结出果实啦……

那种要当爸爸的幸福感在他脸上荡漾，但很快又消失了。这是什么地方？孩子又在哪里生呢？可以送到300里以外的县城去，可谁送她出山呢？眼前正是汛期，水文勘测工作离不开他呀！

妻子将要临产了，李福田有些犯难了。他在核桃树下思忖着，一串青核桃落下来，一伸手，便接住一个。蓦地，有一个想法跳了出来，自己来为妻子接生！

在常人看来，这真是一个荒诞的念头。一个只会搞水文的五大三粗的男人，忽然想当接生婆，真是痴心妄想！“站长，开玩笑哪！接生可不是谁都行的，遇到了难产，怎么办！”同事们无不感到惊讶。听着大家叽叽喳喳，李福田心里也直打鼓。

能行吗？前思后想，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呵！他看着自己的一双粗大的手。

他托出山办事的人，买回一本《接生员手册》和必备的消毒用品。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他把产程状态和接生要领背个烂熟。在土炕前，他常常一边唠叨，一边比划着……

妻子临产那天，那是他最难忘的日子。她在炕上呻吟，有时因剧烈的阵痛喊叫起来，土炕被她的手扒出一个坑。“福田，福田……全靠你了……”妻子流汗的面颊，颤抖的声音，使早已做

好准备的李福田急出一身汗。他紧紧握住妻子的手：“别怕，别怕……”一时间，他也觉得很畏惧。

渐渐地，他总算镇静下来了。还好，没有一点儿难产的兆头。他刚刚学到的知识，刚刚练熟的动作，都应用得恰是时机。几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全身赤红、活生生的小生命捧在他的手掌上。

“哇——”孩子第一声嘹亮的啼哭声，如同献给这个山林世界的一首赞歌，美妙而动听；如同一道灿烂的阳光，照耀在李福田心头。他成功了，他真的创造了奇迹！水文站的同志们拥到小屋门前，向他祝贺，为他道喜。年轻的王德用鲜艳的山花编了一个花环，戴在他身上。李福田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也擦了擦流出眼角的泪。

一个水文工作者为妻子接生的佳话传开了……

在深山里几十年，他有4个孩子，其中3个是他亲手接生的。

水文数据——生命和历史的记载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

为了征服洪水恶魔，他们默默地采集水文数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如果把翔实的水文数据同岁月一起装订起来，其中便容纳了他们的生命和与自然界抗争不息的历史。李福田他们长年积累的水文资料，对预报嫩江下游水情，对松嫩平原的开发和建设，有着极重要的参考价值。那一份份资料，饱含着心血与深情，记录着人生风风雨雨的经历。

一个气爽天高的初秋，李福田正在江边勘测。不知谁忽然高喊着：“火！火！”他起身见一股山火从山后窜来，直逼水文站小屋。“糟了，水文记录还都在屋子里！”他往回飞跑。火势很凶

猛，火头窜到房前的草地上，一阵山风吹来，草地呼地跳起一片火舌。水文资料是多少年辛勤工作的结晶啊！李福田眼睛都急红了。“小潘、王德，快跟我来！”他一边叫喊着，一边脱掉衣服冲上去拼命扑打，奋力在房子前开出一条通道。逼近的火势减弱了，他冲进屋子里将资料抢出来，转移到安全地带。当大风又起，火势又逼上来时，李福田跳到水沟里把衣服浸湿，冲进山火中猛力扑打，历战几个小时，烈火终于被扑灭了。水文站安然无损，李福田和他的同事们却疲惫地坐在草地上，一时谁也站不起来了。

“站长，真吓人呢！”小潘喘着粗气说。当王德把刚刚埋好的水文资料挖出来时，李福田把资料紧紧抱在怀里，表情严峻而又激动，轻抚好半晌，终于轻松地笑了……

70年代初的一个春天，嫩江水位猛涨，汛情紧急。李福田带着王德、潘树奎在江流中抢测洪峰水位。江水挟带着冰凌，激流中出现一个个漩涡。他们的小船在湍急的水流冲击下，摇摆得厉害。李福田凭着多年经验，摆着船头压过一个个浪峰。不料，一块暗冰猛撞一下船身，船翻了，三人纷纷落水。李福田和小潘游上岸，见王德还在水中扑腾。水流太急，王德的水性显然挺不住。于是李福田顾不上喘口气，返身跳入水中，向王德游去。王德呛了几口水，一时懵了。当李福田游近时，死死拽住他的衣袖。李福田身子一沉，也呛了几口水，他用力浮出水面，喊着：“不要慌，王德，有我在……就有你在……”他拉住了王德，眼看就要游到岸边，一股激流涌来，又把他俩推向下流。洪峰就要来了，在水流中又漂了1000多米，他终于把王德救上来了。一上岸，李福田的手和脸冻得煞白，瘫在地上，上牙直打下牙，浑身哆嗦。

岸上的人把他俩扶进屋里，身上刚刚暖和一点，小潘报告说：“洪峰到了。”李福田一听急忙向外跑，同志们拽住他，劝他

休息一会儿。他急了：“洪水无情啊，耽误了测量可了不得，你们去也危险哪，我还有点老经验。再说，反正我身上也湿了……”

他抬起沉重的双腿，又上了船，冲向洪峰……

那年完成春季凌汛测报后，李福田得了一场病，人们说他是被冰水“激”的，他却说是翻船之后做了一场恶梦，吓的。

不平静的江河，让人们常常面临生与死的考验。在记录本里，那一组组数据，正是李福田和他的战友们在艰险中拼搏的缩影

崎岖的创业之路

深山里搞水文，一直是用原始的方式。李福田始终有一种不懈地追求：革新、改进山区水文工作，让科学与现代化的春风吹进深山。

来深山工作不久，他就意识到了从事水文工作需要不断丰富知识，需要获取新信息。60年代初，他开始刻苦自学，考入了华东水利水电学院函授班。山里没有拜师求教的条件，全靠自己啃书本，靠信函来解答问题。数年苦学，他攻读了《高等数学》、《概率论》、《水力学》、《材料力学》、《河流学》、《陆地水文学》、《水文水利计算》等教科书，自学了英语，终于以优秀成绩函授毕业，获得了大专文凭。

他的小屋里，那盏油灯曾彻夜亮着。夜深人静的时候，妻子和孩子已熟睡，他自学常常到深夜，有时为解一道难题，反复计算，直到鸡鸣天晓。

秋天，山里的果子红了，山林在秋风中抖动金灿灿的黄叶。李福田运用所学的知识，在山脚下开始设计制作观测水位的自记井。他和同志们上山拉圆木，破木板，正在紧张的当口，迁居在库漠屯的爱人托人捎来了口信，告诉他孩子得了急病，爱人也病

倒了。大家劝他尽快回家看看，李福田说：“他娘俩的身体情况我知道，有点病能挺过去，再说还有乡亲们照顾着呢！”他坚持和大家一起放炮、挖土，直到把白记井建成。当他赶回家探望时，李福田望着妻子消瘦的脸，一边为她擦泪，一边安慰：“真对不住你，可你知道，我们的白记井建成了，这也有你的一份功劳啊！”

常年划着木船在水中测量，李福田总是在想，怎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船身摆动影响勘测精度的问题呢？经过多次试验，他改装了测船仪器位置调整器，终于解决了流速仪不能固定测线位置的问题。70年代以来，他先后搞了水面浮标系数实验、稳定封冰期测流次数代表性实验、河床糙率分析以及水面系数分析等科学实验，获得了大量科学数据。

1980年，他接受了省水文总站分派的测不同高度雨量实验的任务。当时水文站没有高台，他就领着同志们在房上搭起架子。大风天里，李福田爬上颤悠悠的架子，手举风速仪，观察记录数据，冒着风险实验了几个月，终于提前拿出了丰富的实验资料，受到省里的表彰奖励。他们的实验成果，还参加了全国水文测验学术交流会。

尽管摆在他面前的路没有一条是平坦的，但他执著追求科学的信念坚定不移。他曾先后在石灰窑、门鲁河、库漠屯等水文站当过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站长等职务。所到之处，他都结合实际，搞技术革新。现代水文学，已由过去单纯观察水的动态变化，逐步向着水资源研究、三水转化、水资源合理评价与管理的方向发展。李福田将新科学、新理论运用于实践，结合自己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撰写了多篇论文，发表在相关专业刊物上。他写的《水位流量关系的检验》的专题论文，获得省、地水利学会优秀论文奖。